

尺牘

二十七松堂文集 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7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2
7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廩燕柴舟甫著

尺牘

與樂說和尚

名山一過。遂難再踐。塵事羈人。每用為愧。拙著初集。已刻成齋。呈削正。獨恨其中尚缺。遊丹霞山一記。豈忘之耶。蓋山為郡中名勝。題目重大。構思維艱。亦以。自。自。過。目。未。得。奧。妙。寫。之。不。盡。不。如。不。作。也。俟。重。踏。烟。嵐。補。此。缺。典。耳。古。今。絕。奇。山。水。祇。如。一。篇。絕。佳。文。字。燕。他。日。作。此。一。篇。文。字。亦。祇。如。替。丹。霞。山。臨。一。副。

和尚



010190557648

本耳。非有所增損於其間也。詩先錄數首呈教。詩非異於文也。詩可落落寫其大意。記則摹擬曲肖。始當其體。然曲肖處。又在落落寫大意處。得之。則詩與文。又未嘗有異耳。不獨此也。偶作得丹霞山三大字。意欲乞鑿關門石壁上。燕書法本不工。然落落寫意。求肖丹霞山而止。此山靈幻脫誤。當是米顛書法。然安知天地作山水時。不如吾輩之作字。若求其太工整。則必縱橫曲直而已。豈復成山水哉。燕作詩文。俱用此意。和尚法眼。或曰坐丹霞。已厭其奇。轉喜平易。然亦何嘗奇哉。世人以少故見奇耳。和尚必不爾也。悚

息拜上。不宜。

會龍一晤。已兩閱載。音問濶絕。曷勝愧仰。澹和尚已作古人。阿師又復西歸。聞之於邑不已。師豪邁濶綽。與燕塊磊鬱勃之氣。助為奇談。私心稱快。今過海幢。覺寂寞矣。吾師永作丹霞山主。匪獨為嶺南禪衆師表。名山有人。亦我輩遊侶之慶也。比聞法體佳勝。喜慰無量。徧行堂集內。有與燕札二首。誤刻康夢醒為康夢麟。麟是祖諱。尤不宜也。昨閱續集。又誤刻夢麒。豈燕直作此物觀耶。其如出非其時。何且後人竟不

知夢麟夢麒為何人。幸付剗剗改正。今則併易夢醒為柴舟矣。統此聞候不盡。

與仞千上人

翰墨一道窮變極化。於斯為盛。吾師異人古貌古心。神明默運。同胎異乳。靈幻竒矯。道如積薪。後來居上。前惠片楷。居然名寶。上逼鐘精。下諛儲妙。分珠寸璧。意存見少。常翁索判。米顛求溺。緬維斯人。不禁神往。候胡而安太僕。數年前事。又何可再言。但念先生以七十老人。當此不易耳。儻尚據鞍健飯。候再晤時。滿懷刺促。俱於旅。

夜燈昏時。把酒澆劍消之。

與高望公

二十載神交。至今尚未得一晤。豈相見亦有數耶。聞先生亦知海內有燕者。先生人品詩畫為吾粵翹楚。燕非其人也。然亦有微長。生平曾不以貧賤富貴動其心。他可知矣。若然則先生亦不可不一見燕也。何時駕臨省城。使燕得一瞻顏色為幸。

與陳元孝

行李尚未安頓。好便急走。晤值駕已旋。菀結無已。文章交誼。使非於其中有緣。自難勉強而親。燕前始辱。

下交。便攜其文。遍讚名士。一時勝集。千古佳談。塗泥
生色矣。然一晤卽別。未悉所懷。此行正思作十日談。
而事與願違。其如旋韶之急何哉。李妍齊太史客死。
吾韶眷屬寄寓貴郡。其夫人併其公郎。俱感激義俠。
託燕致謝。尚祈終始也。古人未及為與。今人不肯為
之事。正有待於我輩耳。臨楮馳仰。不盡。

與龔蓉石

昨過盛圃。偶小飲耳。景與興會。不覺遂醉。睡至次早。
殘悶方起。傾喉一吐。始稍減也。然頭岑岑然。至今尚
伏枕未起。細思其故。蓋以杯傳筵散之際。豪興方盛。

酒。知不敵。寐然避去。及景過興闌。始乘虛相攻耳。萬
事盡然。不獨酒也。昨舉一子。命名時兒。他日仍即時
字名之。深欲其以父之不合為鑒耳。併此聞謝。

與李兩公

囟囟一晤。亦復匆匆別去。人生不得自由。曷勝惋歎。
途中讀令慈太夫人佳刻。奇秀超悟。今罕其比。過洞
庭。及間坐憶鍾山諸咏。其氣骨在秦漢之上。當是英
雄負奇才。入語疑非出閨閣口中也。令先君太史目
之以清。亦伉儷間謙詞耳。其詩豈清之一字所能盡
者哉。弟生平不輕以詩文許人。知此當非套語耳。容

二十一 松堂集 卷十 四
擬一序呈教。聞欲移令先君柩於羊城。似不然。蘇文忠公亦蜀人。死毘陵。卽葬毘陵。若不得歸蜀。則吾韶亦令先君之毘陵也。再商之。何如。

復劉漢臣

燕昔罹丁巳之變。僅剩一身。蓬首過謁。時髮際病虱。猶蠕蠕動。指尚疥腫。此景肯忍須臾忘耶。迨駕北旋。未及叙別。反辱賜書。重增赧歎。擬即荅候。因未面郵使。不得一訊。居止茫不知報。後復賜書亦然。書通候諸友。獨諄諄念燕貧。燕誠貧。有門下在。燕不貧矣。數詢寓所。近始知在金陵浦口。與金陵相隔一水。恨不

早知也。茲歲又為韶石營。難沈某為伊親。揚州人。離金陵百餘里。達音不難。從此可源源矣。近且作出嶺想。舊郡候李魚陽先生。攜家北旋。欲燕同行。便可圖晤也。報候遲甚。死罪死罪。

與林元之

佳章遂能使燕不朽。硯尤所喜愛者。真老坑石無疑。燕不識硯。世傳雒眼蕉白。髣髴疑似之間。殆難辨也。第以意測之。石在水中。石為水所化。久之水亦為石。老坑石當是水石合為一物者。故善覽硯者。皆試以水石痕。浮動躍出水上。必其佳者。昨以此法試之。良

驗書以請正併謝不盡

與屈半農

數載烽火匆忙至此便成桃源隔世往事寧堪復述
耶造物困折吾輩原非一貪可了今剩一身耳不啻
高漸離畏約出裝時也為問斯世尚有魯朱家其人
乎將托之為主矣

與蕭細若

自辱下交鬚眉都別私心喜意無極前駕北旋時因
病虐未得附驥覽中原山水殊深悵快忽前會劉
念菴自端州旋韶拉燕北上足快平生又喜圖晤不

遠豈知方抵虔州伊親王藩司已作古人東道無主
遂阻此行豈命星未逢驛馬耶何齟齬如此也大抵
造物困折吾輩雖小小行止亦未許輕易成就何況
其他著書飲酒足遺窮愁燕與吾兄須罄生平氣力
為此一事箇中境界海濶天空何樂如之此亦吾輩
轉旋造物之法高明以為何如近况未審何似望風
懷切一詩奉酬併正不既

又

此道寡廓無可與語者每與人言祇可言飲食可飽
酒飲可醉過此便大驚訝以為不近人情之談近世

人文之陋莫此為甚始以為在韶則如是今則覺在
在皆然也安得漆園關尹輩與之把臂入林談出世
不經人道語久不見足下輒抱此想

答朱藕男

歡聚數月忽各一方未及敘別此中尤為耿耿蒙賜
翰教緣尊伴他適未得接讀然心領已悉惟得展與
牧霞一札足見高誼但其中未免芥蒂頗不以為然
吾輩以天地為胸何物窮愁足為震撼以燕簞瓢屢
空視之猶如無有况未至於斯之甚者耶杯中一物
便是富有四海儻再多求是天子思玉皇矣母乃過

貪拙詠一筵奉正千萬為道自愛

與朱藕男

燕初八日始抵家人事拖沓不可言惟念高誼未嘗
暫忘頃刻也住數日即赴樂昌署中兀坐無事正可
消繳從前之忙尚肯更生他想耶主人既以廡潔自
許則客自不宜櫻以私况燕尤非其人者行且聽之
而已琵琶楔子題詞賣上乞賜斧削過轉送□□□
未審堪收用否幸致意聞其欲刻嶺南三大家詩似
不然大家不僅一詩即以詩論亦宜事久論定出之
天下後世之人之口而後可今以吾粵自贖見在諸

公之長疑涉於私。况粵人文蔚起。母論先達多人。即後起亦指不勝屈。若遽創此名目。將置前後諸賢於何地。仁兄與□□為莫逆。幸婉商之。俾寢其事。庶免有識軒渠。亦友朋相規之義也。粵東有人。亦桑梓之喜。燕豈敢有他意。但以如前所疑。故迂論如此。即對□□言出燕意。亦無不可。何時西行。蠻烟瘴雨。慎重為佳。不得一別。遙瞻悵結。餘望為道自愛。

寄李湖長

一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欲圖一晤。便如海外三山。可想而不可。即惟聞近况。佳勝為慰。前承惠書。併賜

佳什。荷蒙存注。業附答函。想已洞及。每讀尊刻。尤所醉心。近來風氣。墮入宋人一派。得吾兄中流一柱。狂瀾欲廻矣。但窺一斑。益深全豹之想。近作想已盈篋。然紙墨零雜。恐致遺失。文人不自收拾。自昔已然。幸將全稿寄觀。不惟目前披讀。如親色笑。亦可為他日作一名山副本也。或殘編散墨。俱可搜羅收輯。燕珍惜他人詩文。倍如珍惜自己性命。况知交著述。耶區區之意。尚溢筆札之外。統祈照察。不盡。

復鄭思宜

客冬一晤。遂成遠別。至今猶為悵悵。屢承札示。緣路

程失落致遲報命感恠不可言新歲復接翰教知令
慈太夫人暨閣府廸吉喜慶無量但未審車馬何日
重臨使燕再得一覩顏色為慰耳燕譎劣不堪館穀
所入莫救饑寒近已棄去浪遊尚不知稅駕何所非
得大力量人安能出此子於深深陷阱耶惟仁兄早
策榮名以慰萱堂晚景俾燕亦得附驥出嶺一覽中
原風景歸來閉戶著書足矣他非所望會合無由臨
楮曷勝瞻切

與鄭思宜

燕以數竒致幸噓植高誼感愧不可言然吾輩交情

又不在區區形迹間也昨來南寧意謂卽可揚帆徑
去而伺僂十餘日竟不得一便舟坎坷之人動見阻
滯大抵如此付之一歎而已偶遇陳某云有札奉寄
其言支吾叵測真若輩所為本不足又道欲吾兄知
其人耳燕數固竒此又命宮中之羅計星也一笑佳
製見賜俱領悉但天下之物若柴若舟咸為世之所
必需而至此俱不驗豈柴舟之過耶亦不識柴舟者
之過耳然天下無不識柴不識舟之人或柴大如舟
舟大如山世無大力量人又安能用之燕將負柴於
市藏舟於壑以俟時日亦尊作見教之意也如何如

何歸心似箭。遂至度日如年。若得舟便。即行矣。無由
晤謝。臨楮。曷勝苑結。

又

客歲四月。從南寧旋里。身沾瘴烟。瘴雨。盡驅入行囊。
中作詩料。用天下事。逆來順受。豈非吾輩勝算耶。人
不奉書。固以窮人多忙。亦以駕不久東還。豈知值貴
東翁之變。盤務委積。致滯高軒。晤期正未可預計耳。
然以吾兄長才。輔以義俠。自不難了此他往。但不知
章偉老萬斤重擔。今始上肩。直待何時。方可卸却。正
賴仁人有以濟其不及。使生人稍釋重負。則長逝者

益感激高誼於無窮也。知仁兄意固有在。然亦必不
以多囑為嫌耳。如何如何。秋瘴多厲。幸順時自愛。

與章偉人

第十九日至樂昌。即訪土人云。茶有東西山之分。產
西山者佳。背。面俱有白毛。故名毛茶。產東山者味差
不及。且多以假亂真。惟得本地精於此味者。辨之。庶
不為其所誤耳。然攷之邑志。俱不見載。以此知其踈
漏者多矣。昔曾見有作蘭花香者。今亦無之。或有之
而不及見耶。抑出於造作者。故不久傳也。又云。如丁
香脚者為上品。言其極白而小也。但其價極昂。其次

章偉

者。價亦以漸減。行將覓其尤者以報。

又

逾時不晤。正以踈教為歎。豈期令先君仙遊。殊深驚悼。人子值此。自難為懷。然從此閤府內外先後大事。俱賴仁兄一人作大厦一木之支。况尊體清癯。若悲痛過傷。不特無以私慰逝者。亦反增令慈無窮之憂也。幸抑情自愛。知諸事正繁。甚煩籌度。然亦不必預慮。水窮山盡。走出仍有前路。但耐心處之。自不覺以漸通豁耳。吾兄讀禮之餘。試味此言。想不河漢也。路遙步阻。弗獲躬奠。併祈諒宥。不盡。

與李相乾

昨來省得晤。深慰澗懷。詎意嗣君祇公中道摧折。言之傷切。諸名公皆有祭章挽詩。况燕與賢喬梓。文章聲氣之交。似不用含毫構思。自有一篇見成。詩文奔湊。腕下但須信筆書出。持向靈前痛哭。宜讀可耳。然須親往致奠。始得。茲為俗冗所羈。自不敢踏。不與祭之譏。願以異日幸乞諒察。尚祈節哀自愛。行狀稍僭。刪改併復上。

又

客歲造次。原擬即返就益。不意為館事所羈。遂致睽

隔想已諒及。蒙刻曲江名勝詩。為貧交流傳。詩文此
 千秋中第一。段佳話古不多見。不獨今人所少也。詩
 即不佳。將藉盛德不朽矣。感何如之。茲塾中無事。新
 著頗多。亦欲刪改舊作。前呈教拙稿四本。望乞擲回。
 此燕數十年心血所積。雖老年伯珍護。備至終不知
 歸之。敬筭為便耳。臨楮馳仰不既。

又

前具札候蒙賜荅。俱悉道體康豫。喜慰無量。承諭
 試事甚感。奈燕於此中無緣無福。故不敢妄干。有負
 厚望為歎。拙稿極承珍護。又復過為延譽。至今海內。

頗知有燕者。老年伯贊揚之力也。他日書成於二十
 七松堂中。敬上一辨香。以謝護惜之功。豈敢忘所本
 哉。聞陶握老欲刻此書。事雖未就。然已領雅意。今已
 作古人。曷勝惋歎。澹和尚真蹟一幅。附上併候不次。

與李非庵

聞台來韶。燕又他往。未暇一晤。遂成恨事也。經四宿
 始至英州。出門便艱難如此。然已備嘗之。不覺矣。英
 石稱天下第一。昨始得至其山。山絕高。長數百里。土
 人言山石經千百年。剝剝搜鑿殆盡。無復有佳者。予
 視其山。峻削鋒陷。荆榛復蒙翳其上。取之固不易得。

况天地精英造物亦自愛惜不肯輕以示人故知世人所得皆頑塊耳非佳石也傳米元章謫滄涯尉去此甚邇因躬自搜取久之始於叢荆中得一石大喜呼拜其前稱為石丈必絕佳者然已不傳矣此間砌路甃橋石皆可觀但無力能致之者出此則為金生逕一路密松深竹甚愜鄙懷輒疑此中人皆在畫圖中穿衣食飯惜不知受用耳窮饑驅人不知稅駕何所晤期尚遙暫錄寄此以當一夕談笑

與陳崑圃

以錢穀賑饑與以口舌以筆墨賑饑其功正相等耳

今大約在城饑者十室而二附城饑者十室而三居鄉饑者十室而五六吾輩幸即不饑又安可作閉戶人耶聞上臺各議捐賑賑不賑由上賑而不公則吾輩事也愚意當條一陳款依法行之使饑民均沾實惠庶有當耳夫以筆舌之勞而為之不費之惠宜仁人日夜望而為之者也

又

以燕之好飲而無酒足下不飲而多酒則不如轉以贈燕足下免吐悶之苦燕得軟飽之趣是為兩樂不然足下醉而燕醒成兩苦矣高明必不以彼易此

與友人

昨過足下亦以間居無聊欲一縱談天下之事以豁壯懷若如尊指云云則非燕所願聞也士各有志若強之以所不樂雖高軒華冕甚於拘繫況區區俗計耶富貴甚欣而質性難化足下所言皆故事非今事亦皆他人事非吾輩事也古來英雄人每欲用奇自豪不則寧甘頹唐自廢豈肯向塵顏俗狀中求生活計耶燕雖非其人竊有志於此世未有馬文淵尚事家產而揚越公可使就腐生業也

命大又

承示至德推忠孝固然然螻蟻亦有知之者况人類乎至具絕世之才者則非天下第一流人不能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為不忠孔子置之不論獨稱其一匡九合之功誠以才難而德易耳且天下祇聞校才不聞校德也率復餘不及

與黃少涯

昨傳足下作狂簡論意似譏燕以狂簡作二人說為非誠有見也然亦似泥朱註太過耳朱註之謬語極多果可據耶曷不求之本文耶然茲不具論論著書太意耳從來著書人類皆自抒憤懣方將是其所非

非其所是以為快。况以燕之疎慵放誕而下筆立論。尚肯效學究家區區詮釋字義而已耶。必不然矣。何不進之於莊周。嵇阮間也。

又

畫羅漢頌稿共五頁。呈削過併乞轉致。彼意不欲落款似不然。款為美觀。自古名人題寫。未有不落款者。今能手所寫佛像。與佛前匾額供器俱有。若以瞻禮為嫌。則落於最後第十八幅內。亦似無礙。不然無故為無名氏捉刀。亦所不欲耳。無妨將此字與此老商之。俟地稍乾即過晤也。

別來未久。不覺已兩月有餘。館事耐煩。否懸念殊切。燕所事已成畫餅。備述與陳牧老札內。想已洞及矣。何偃蹇至是也。置之不足道耳。日坐署中無事。稍藉筆墨消遣。時有忽忽之意。亦非筆墨所能盡。間喜出遊意。屠沽草澤中。或有罪人可與語者。試物色之。竟不可得。豈無其人耶。抑未易識也。昨登鎮海樓。胸目一豁。因書一聯其上。頗為嗜痂者所傳誦。與才子說併呈。正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久矣。不堪發千里一嘯耶。新詩近得幾許。肯寄示一二否。帖括一道。百不

驗一徒廢時日殊堪痛惜仁兄與燕皆將半百甲子矣若猶有鷄肋之戀則當作破釜沉舟計不然宜別圖所以不朽者及今為之亦不為晚幸留意何如舍下無人專祈留神照看千里託及惟此為急餘不盡

又

違教數月事遂多端聞有尊札見諭至今尚未得接讀悵恨不可言昨得家報始知三小兒殤亡五內摧裂無可為論緣諸小兒幼弱出門未免牽掛今果有此凶信也為之奈何窮愁二字便如膠漆粘連不可解世未有窮而不愁者燕不敢辭窮其敢辭愁耶此

愁又出窮之外也燕於此中進退維谷然舍下無人昭管不得不急作歸計中秋後當圖相見也前有札奉聞想已達矣

與范雪村

屢承惠愛感逾骨肉違教以來無日不懸懸也燕前緣事來省意謂必濟而一無所成豈非命乎昨得三小兒殤信抱痛不可言兼家中早租無收一家絕望尤為狼狽坎坷之人所遇吉事皆變為凶况灾青并集耶燕以貧故屢累知交今復遇此不得不再以八口仰累月餘燕即歸矣惟仁兄云天高誼必不肯作

越人肥瘠視也。方寸已亂，不知所為。千里急懇，淚隨墨墮。幸垂哀察。

與劉心竹

燕見人家藏書，裝潢齊整，歷年猶新，如未手觸然者。間有圈點，亦皆微細工緻，不知何意。此豈好潔惜書，蓋自己不能讀，留與子孫好賣耳。燕頗有潔癖，房齋几席皆親洒掃，獨書翻閱，潦草皆用濃朱重圈，或爛墨秃筆評點，縱橫字復槎枒，飛舞可笑。或對酒閱次，筆墨不便，即將箸蘸酒圈批，酒痕直透紙背，或有溼爛者，蓋一時興會所至。書與我意適相值，故不暇顧。

惜擇取，且待顧惜擇取，亦不復需此也。此雖癖性，近是。然吾輩善讀書人，每多如此。不惜書方善惜者，若留與子孫好賣，此直不肯惜耳。足下借閱，遇得意處，或有可訾議者，無妨大圈細批。我既熟讀，又與友人共讀，不肖子弟復無從得賣，天下事未有快如是者。祇恐作爛紙，稱與人與作炊飯換烟用者，可奈何。反讓留與好賣者，與子孫多得幾文錢，又非復我之所慮得耳。附聞一笑。

與羅仲山

弟此行以得瞻顏色為幸。况兼醉酒飽德之隆，實出

望外也。一詩志喜併謝書之箋上者代箋耳。非敢云將敬也。適敝友託買毛茶訪之數日俱不得佳者且價值極昂兼之真偽混雜弟酒人祇議杯中物耳實不敢遽向盧仝唐突也。聞產西山者佳然攷之邑志俱不見載何耶。但詢貴鄉人僉云如丁香脚採之清明前者為上品然皆不得其評吾兄生長茶鄉必得此中三昧儻茶與價相應者乞先為指示以便奉價轉發但必得真者為囑餘不次。

與顧芸叟

前客端州數日即具札候想已寄及矣。四月初旬始

得旋韶每思高誼寤寐為勞聞嗣君某仙遊甚為傷感思欲壽之以文雖與死者無益然生平大節或可藉此以傳遲日當為文以祭併墓表誌銘燕皆任其責使文或可傳庶幾遇之於千百年後耳老伯以暮年值此自難為懷但須以孔聖伯魚相况庶可節哀強飯也餘惟自愛不一。

與陳牧霞

違別未久佳况想當勝常遙瞻為慰弟此行又成畫餅縣志尚未動筆此公已先賦玉樓湊合之巧莫此為甚造物算盤似於弟不差一子亦可謂奇矣予其

如造物何哉。然此中亦有造物算不着處。前事付之一笑而已。不足掛懷也。寓所與朱藕老近。時過一談。酒墨間作。亦足為樂。但恨仁兄不在。少了幾番歡笑耳。孫悟空在八卦爐中。得冥門一躲。諸火便燒不着。著書飲酒。亦吾輩冥門也。造物還能算得否。舍下事專祈照看。緣小兒尚幼。甚煩內顧。未免兒女態。然人情大抵然耳。臨楮曷勝仰歎。併候不既。

復友人

接手教備悉佳况。上人見接。捷如弄丸。其效可立觀也。藝術當以此為第一。所謂無位而貴。無祿而富者。

非耶。佛民先我而為足下。又先佛民而得效。尤可羨耳。聞陳友客途被盜。推惠周急。足見至誼。貧富苦樂。生死與共。方見吾輩厚道。弟不敢望之他人。願與足下共守此語。

與譚謬人

承諭易名謬。欲燕定字。因字曰謬人。併跋語書上。此字妙在不可解。文莫佳於不可解。而祇覺其妙。短文尤甚。古今文章。自千百字以至一二字。如題額命名之類。愈短愈難。此一二字。便抵過一篇大文。不可解之勝於可解也。盡與不盡之分耳。此語惟深於文章

甘苦者知之併正不一

與謝小謝

苦饑數日。昨買得米一石餘斗。計之可作一月糧。心中便津津然。謂可得一月無慮。正好作文字消遣。但苦無題目可做。因念僕得如此閒暇。皆賴貧中之力。不然使僕得富貴。米糧固無慮。然便有許多富貴事。叢集。即應對賓客不暇矣。雖有題目。尚得暇作文字乎。然僕雖貧。文字頗富。人言窮忙正坐。無文字耳。今守錢奴多不識字。焉知不貧。正不欲以彼易此耳。足下貧不勝僕。想當欲識此貧味。因不吝書獻。亦當一

劑寬脾湯。幸納勿却。

寄家弟佛民

八月中曾寄一札。併託寄鄭同虎札。想已寄到。令慈康健。家中少事。可不慮。燕所事差竣。稍可放懷飲酒。但館事猶羈耳。舊邑令談定齋先生。不知於何處得親拙刻。逢人讚賞。謂可與太史公埒。此或譽言。至論予文多用險筆。仄筆。則非世人之所及。知而亦為予胸中獨得。未嘗告人之語也。嘗論險筆。仄筆。為文章家所急留心者。左傳公穀。太史公固無論。至唐宋大家。惟王荆公能之。其餘韓柳間用之。然已罕及矣。談

公為當今古文名手。宜其深知之。其改壽丘山為聖像山說。二篇絕佳。真韓柳文字。目中不見此文久矣。當斯道衰敝之時。而得遇斯人斯文。良非易易。又為舊邑父母。至此始得一晤。為喜惜交集耳。文章師友。俱為吾輩性命之物。故千里談及之。想亦佛民所喜聞者。無題詩佳甚。可便刻寄示。無日不望歸來。

又

六月□□已至家無恙。二十二日阿三歸。接手教。併蒙接刻板書本。甚為喜幸。念非骨肉至誼。未肯如此周洽也。紙料精好。字畫亦少誤。但所寄二十五本。祇

得二十三本。想途間失之耳。年來窮怕。誠如所諭。然窮亦有用得着處。非故為飭說。佛民久自知之。然予目今猶或怯此。殆未易言也。石灣窰一變奇甚。殆地氣所轉。其中多有勝似處州者。但款製稍劣。能稍做宜興。便更佳。可傳歸舟便次。可買花盆一二具。或淺小可盛水石者。餘不囑。

又

久處甕牖。昨始出門。見郭外草青樹綠。心目為之一爽。今住南岸村。了此又當他適。口足為勞。夜復驚盜。彼中人恬不為怪。則習不習之異也。村傍即雙下溪。

昨食溪魚佳甚。與大河所產迥別。生平似未及嘗者。此溪出嵯山高源。下合乳水。入大江。水勢淺急。沙石雜錯。遇巨石阻激。則迴流漩瀾。鬱為深潭。為魚穴。藪住溪人皆善捕魚。月夜裸體坐急流上。候魚過。魚性喜逆流。捨生伺近身。以手按之。輒得。頃刻可數十頭。謂之坐灘。所產魚屬皆佳。所稱楊妃魚尤美。長不過五寸。圓身膏肉。傳楊妃所喜者。妄。又言此魚出洋泖坑。坑有巨穴。莫測其源。春漲盛至。則魚從穴出。遇秋復入。味更肥美。以多食鮮故耳。魚固佳。洋泖坑名亦雅。此坑與雙下溪相接。但予未履其境。故不得詳。洋

泖與楊妃音相似。理或然也。邑志皆未載。以此知天下所遺者多矣。催逋稍暇。記此散懷。併寄回一笑。

與友人

足下圖章古甚。精之可亂秦漢。如僕輩不能邀惠數方。顧友多為卿自難記之人。鵠姓名彼輩在世上。古人尚不肯記之。况鵠之耶。粗礫不堪驅使。但欲姓名託佳刻不朽耳。世間法書名畫。若幸落吾輩手。皆須位置得宜。佳刻法書流也。足下佳刻置僕姓名中。僕姓名得置足下佳刻中。宜莫宜於此者。此即古人為己為人。之妙理。僕雖不及何劉沈謝。將無及卿自難

記之人耶一笑

與胡髯翁

承諭堂名思之未得佳者今試擬聽劍頗覺神似古
英雄所用劍懸在壁間常聞嘯響風雨雷電時尤甚
不平之氣激而為聲雖在無知之物且然况吾輩乎
然難乎其為聽者堂取斯義於足下雄姿為尤宜劍
嘯於壁拂髯聽之真成一幅絕妙出色英雄聽劍圖
更做此意寫一影炤懸之堂上誠奇觀也不憚併書
納上

與吳大章

前辭省署還里急欲一晤值駕有淮水之行甚為悵
悵屢承惠賜深荷存注遥審近况佳勝但聞其地少
美醞良友為旅寓一大缺陷事然韶酒雖遠舟行數
日可至若韻士高流雖居通邑大都亦未易數數見
也目前佳山佳水舉杯時更以漢書下之不猶勝俗
子萬萬耶弟已來英州所寓廠中門前即大江山翠
與波光擁户而入烟帆上下行人隱隱籬外便作畫
圖中想旅寓得此自謂頗佳不敢獨享幸肩輿一過
畫圖中海濶天空尚可分席而坐也專候車音以慰
渴想

復茹仔蒼明府

昨晨過謁。不得一晤。為悵。隨接翰教。始悉曲折。無承
 慰譽。益增汗顏。詩古文詞一道。自元明迄今。寥寥欲
 絕。雖有作者。然多不厭所聞。近世獨寧都魏凝叔。北
 平王崑繩。足以當之。燕讀其書。知其人。真起衰霹靂
 手也。大抵斯道秘密。非深得讀書三昧者。莫可與言。
 世人誤以牢記八股。便算讀書。偶得及第顯榮。便算
 善讀書人。天下豈復有真讀書種子者。即此已不知。
 尚遑問其千秋之業耶。然使欲於此而乘時興起焉。
 正非他人所得而任其責耳。燕前聞盛名。神交已久。

頃於市肆。得觀尊纂王會新編。倍愜宿懷。若得全集
 讀之。喜復何如也。方擬飽聆馨欬。忽傳榮旆逼於東
 旋。菟結何似。未卜可再寬時日。少罄衷曲否。因雨阻
 報候稍遲。幸宥不盡。

與鄭思宜

吳門歸來。依然故我。福薄之人。任是神仙點化。亦化
 不得這副窮骨頭。况他人乎。然已安之如命矣。惟文
 字之緣。未易剷除。儻得衣食粗足。便可了此一着。但
 不知造物肯成就否。傳有貧士日焚狀。仰訴上帝。忽
 一日天神空中語曰。汝欲何為。貧士對曰。臣不敢妄

希富貴。但求飽食煖衣。長得無事足矣。天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所享之福。汝安得有此富貴或易易耳。燕豈欲求此而不可得者耶。近狀如是。聊奉聞一笑。

復李非菴

高士可為而不可為。然燕非高士也。常受高士之累。於陵子有祿萬鍾而不食。而食井上之李。燕則拙於謀生耳。固不敢務虛名而受實禍也。

與黃少涯

吾兄公車北上。知祖餞者必多。幸先過我一杯賀別。從此身為朝廷所有。固吾輩之喜。但欲復作布衣艸。

野之樂。正恐不可多得耳。

又

承索菊花。但白者已闌珊。惟黃者尚可耐。數日賞。便可著盛伴携去。并帶花盆一二具來。又好放。來年債也。若欲瓶玩。更折數枝納上。

與朱一士

違別以來。備悉起居住勝。前承翰教。忙未即答。抱歛何似。令叔藕男先生仙逝。乃在粵西瘴癘之鄉。此在俗情。或以不及首丘為嫌。然以高人處之。當無不可。第吾輩知己無多。今復失一良友。以斯為足慨耳。何

時移柩還里。幸預示之。欲為一詩以告逝者。生平不輕下淚。茲則淚隨墨墮也。臨紙悵惘。不盡欲言。

與四無上人

不履名利。已二十餘載。松風竹影。時入夢想。每欲策杖重遊。輒為塵網所阻。悵愧如何。聞道履清勝。喜慰無量。何時冰雪洗心煙。霞染袂。與吾師了此一段世外清緣。方不負此一生耳。敝友章偉人。酷愛秋海棠。城中絕少此種。知法苑廣植。託燕轉求。但此花嬌脆。可喜。然亦最難得活。幸無宿土。移栽方可。儻燕亦得沾惠。尤喜出望外也。

與劉五原

陳五峰來自仁邑。道及高誼。無由把臂。一暢狂歌痛飲之樂。為悵丹霞山為吾郡名勝。自澹公開闢以來。而山志未及成書。私心每以為念。今得老兄以如椽大筆。點綴山光。莊嚴法界。結此一段世外奇緣。匪惟山靈色喜。即燕往來作壁上觀。亦無不為之讚歎。功德於無窮也。拙詠聞已錄入。使鄙人亦得掛名其上。尤意外之慶耳。昨與友人復遊此山。作得遊記一篇。并求刪定付刻。更感不朽之德。所謂一日千秋者。非耶。承委序尊集。不敢辭。然必得老兄生平梗概。節取

成文。庶幾使他人見之。知為五原詩序。非他人詩序。知為燕作五原詩序。非他人作五原詩序也。如何。如何。幸有以復我。

與周象九

一別數月。時切殷殷。拙稿刻工將竣。皆仗高誼。方能成就至此。當今友誼不可復問。贈貧士以金。已屬罕見。况代貧士刻布詩文。比贈金更逾百倍。蓋贈金可救一時之急。而詩文流傳不朽。尤世世食德無涯也。燕生平有三願。刻稿一。遠遊一。營別墅一。今已了却一願。餘徐圖之。儻得苟完。便可閉戶終老矣。然此事

亦不易。豈所云聊作此想者耶。一笑併謝。

又

遊吳數月。得病得苦。與問一徒罪無異。今則徒滿還家耳。然亦可了却浪遊之念也。舍下屢承周急。闔室戴德。卽朋輩猶代為感激。况身受者耶。聞中輒作妄想。安得仁兄千百輩。處處作逆旅主人。使燕樂而忘返。天下固無此如意之事也。福薄之人。動見掣肘。胸中無不芥蒂。然以道眼視之。未免隨境為悲喜。又益增愧耳。自此以往。當作閉戶計。著書飲酒。以餞餘年。此外更無他望。雖後來事未可知。然且安閒得一日。

是。一。日。也。如。何。如。何。滿。擬。躬。謝。奈。賤。急。尚。未。痊。何。聞。駕。亦。有。端。水。之。行。菊。花。前。後。當。圖。晤。悉。不。既。

又

違。教。又。復。半。載。每。英。邑。人。來。便。詢。近。况。佳。勝。為。慰。頃。接。手。教。似。亦。有。不。能。釋。然。者。何。也。敝。邑。有。富。翁。某。家。忽。中。落。愁。歎。不。已。或。慰。之。曰。某。亦。窮。人。亦。過。了。日。子。公。何。若。乃。爾。某。應。曰。汝。是。窮。慣。的。吾。乃。暴。窮。故。不。得。不。愁。耳。眾。為。之。失。笑。今。燕。是。個。慣。窮。行。家。却。被。此。老。一。口。道。著。令。我。翻。案。不。得。若。老。長。兄。偶。不。得。意。耳。行。將。跨。鶴。回。揚。也。豈。亦。有。暴。窮。之。慮。耶。燕。近。病。疥。又。苦。

酒。風。脚。不。能。出。門。一。步。真。成。行。不。得。哥。哥。矣。然。亦。無。可。如。何。祇。得。如。看。稗。官。野。史。一。回。急。切。不。明。且。聽。下。回。分。解。吾。兄。聞。此。想。應。捧。腹。也。

又

一。別。數。載。依。然。故。吾。惟。賺。得。一。頭。霜。雪。為。近。日。稀。希。事。堪。為。老。長。兄。道。者。此。耳。餘。俱。不。足。問。也。近。况。何。似。無。由。一。晤。以。叙。間。濶。奈。何。目。前。欲。續。刻。拙。稿。來。省。催。匠。回。韶。開。板。今。暫。寓。東。莞。為。募。刻。資。之。計。若。回。省。時。尚。有。幾。日。耽。閣。每。念。高。情。雅。誼。愧。無。以。報。因。思。前。曾。許。作。令。先。君。墓。誌。銘。不。可。不。踐。此。約。文。以。人。傳。而。人。

亦以文傳。燕作得此一篇文字。為地下人。以垂不朽。亦所以報足下也。但須先示一節畧。方可動筆。文成便付剗刷矣。幸速惠音為荷。

與王也癡

去歲客吳四閱月。輒為病魔所苦。水土不服。甚於烟瘴。復值陳淑公祖之變。狼狽獨返。諸事不得意。皆如此類。非面莫悉也。然燕非此一遊。幾不知吾粵為樂地。物價之廉。出產之多。天下莫及。如此猶不安居。尚欲焉往。省城尤為最便。前曾約居於此。今斷然矣。幸代覓便數間。僻靜踈爽。有餘地。可種花竹瓜菜者。或果有此措足處。幸急郵示為荷。

與羅仲山

遠來奉謁。不得一晤。悵悵而返。燕輩貧賤之交。相隔百餘里。相別一二年。不得時通音問。及至造訪。又復艱於一面。太息久之。豈真有所難耶。署門謝客。古人所嘆。吾兄諒不至是。但經數家。皆然。為可駭耳。燕雖一貧如洗。然聞有枉顧及門。未嘗不倒屣接見。見或不能具一茶。甚至客反捐囊沽酒。燕即欣然飲。噉並

無有彼賓此主之分。亦以吾輩胸中濶天濶地。原非形迹之所可拘。况朋友相見。祇求談心為快。區區俗禮安足芥吾懷。來耶現身說法。聊奉聞一笑。亦當一夕晤對也。昨為貴縣田公送寓竹院蘭若。相去咫尺。幸過我作半日之懽。至於主賓二字。直須高閣起不足道。如何如何。

又

連日寒威逼人。因慕西石巖之勝。冒寒登眺。泐溪不知何處。門前勺水。祇堪濯足耳。僧云在前山麓。未知孰是。巖洞深邃。怪石猗猗可畏。山靈亦欲以奇驚人。

耶。思得胸中塊壘出而與之相敵。始不為其所勝耳。飛來碑字畫古甚。鳥跡蟲書。非後人間手跡。真神物也。石壁上有樞室二大字。不知何人所書。傳出六祖。非是。陸羽同題名。尚有某某三人。今獨傳陸羽。豈非以其文名獨著耶。則文字又安可少也。不知此外尚有幾許名勝。不得吾兄同往指點。以助詩懷。僅得古風一首奉正。昨始開霽。聞駕枉顧。燕又他出。今尚可乘興一遊否。不然。敝寓齋頭。亦可圍爐共話也。謹掃榻以俟。

又

昨接手教。并賜佳序。感怍不可言。所論已如尊旨。但此席並無虛者。茲有一處可商。容遲報命。然當以意外待之。至於成否。功罪。燕亦不敢居也。暫復不次。

復彭淨瑕

久缺通問。不覺遂有九載之別。人生歲月如流。良可慨歎。丁丑歲歸自吳門。道經貴郡。因舟行匆匆。致未一候。為悵。易堂諸先生。燕刻刻欲晤。而不可得者。不接尊札。并得晤任道爰。吳子政二公。俱道氣藹然。目中不見斯人久矣。益知吾兄取友之端也。遂五堂主人為古虔典型。聞年已及耄。近況何似。并祈致及為

荷。

與蔡九霞先生。寓貴郡數月。一病作祟。佳山勝友。俱付之夢想中。幾有空寓吳門之歎。惟得遇先生文章。知己為斯遊。一快耳。昨所告常熟薛某。作如此舉動。於燕實無所損益。但。不識乃公。是何肺腸。然彼實不欲以人類自居。置之不足道也。茲急抱病旋粵。拙詠一首奉別。即書尊箴中。使賤姓名得藉仁風披拂。一路順帆。可知矣。承屬書侍親問道圖。如命納上。前假堯峯文鈔。即求見惠。以潤歸裝。庶不致空載月明。想當慨然耶。頃刻

天涯匆匆百不及一。餘望為道珍愛。

與門鶴書

惠陽姚子非漁於其諸父姚公署中携北平王崑繩文集過僕僕讀之驚歎以為當今古文第一手公見令乳邑年少善詩古文詞亦極口崑繩非漁不置僕亦向非漁稱述吾兄兄與姚公及非漁年齒俱相若未及壯傳崑繩亦纔過三十外耳皆以能文知名當世獨僕已頽然就老恐非其倫矣然亦不敢不勉聞文旆開正北上非漁欲一附驥尾託僕道意雖然僕更有託焉儻於長安得晤崑繩時為道僕雖年逾知

命若異日中原相見尚能執寸管以與諸公周旋第不知足下肯贈我三通勝鼓否耶

家信與兒瀛

正月廿五日發舟於二月十一日至南昌陳公祖有書託經廳馮公將倉米十石送家用未知曾有否十三日公祖分路北上留盤費三十金與予同薛某至蘓州即寓其家不意竟落虎口前物化為烏有彼蓋以文人第一自居者而所為若是本不足污及筆舌欲使汝輩知之傳為一笑耳然人情險可畏如此尚可一朝居耶茲為織造父李公送寓報本菴資斧

頗不_乏。獨病_疥更苦破腹。當是_{不服水土所致}。凡食物與_{日用所需}。價皆極昂。雞鴨魚肉。無不_{灌水售者}。酒尤甚。食之致疾宜也。虎丘山僅一土阜。一覽可盡。惟市盆景竹器最便。聞觀音山與太湖玄墓景絕勝。因病不得一遊。好友亦少會。但日思歸耳。前過杭曾至西湖。僅及孤山鄆王墳諸處。尚俟歸舟再遊。第恐病軀興盡。後來事又未可必也。秋初當圖歸計矣。餘惟讀書。遵母訓為囑。

不味復劉漢臣

世安得落落偉人如先生與澹歸和尚共聚一堂而

論千古也哉。自澹公北上。先生又南還。幾無可與語者。屬欲修候。翰教忽至。感恩且不盡。况感知己也耶。因敢以書復。并報所願曰。胸臆未展。無以見奇。終當報鞭追隨。遍交當今豪杰。而實斯言。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終

